

高等院校教材

唐宋

古文研究

TANGSONG GUWEN YANJIU

(修订版)

李道英◎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TANGSONG GUWEN YANJIU



责任编辑/景 宏 装帧设计/李蓓芬

ISBN 7-303-01411-X



9 787303 014118 >

ISBN 7-303-01411-X/I · 86
定价: 35.00 元

2005

高等院校教材

I207.62

8

2005

唐宋

古文研究

TANGSONG GUWEN YANJIU

(修订版)

李道英◎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古文研究/李道英著. —2 版.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303-01411-X

I. 唐… II. 李…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891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http://www.bnu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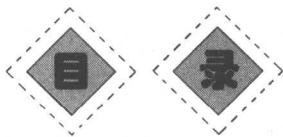
出版人: 赖德胜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80mm 1/16 印张: 28.25 字数: 45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2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35.00 元



导论	[1]
一、散文与古文	[1]
二、唐宋古文运动与八大家之由来	[3]
三、唐宋两代与八家之间	[5]
第一章 唐代之前的骈文及古今文体之争	[7]
一、骈体文发展简况回放	[7]
二、唐代之前的古今文体之争	[19]
第二章 韩柳之前唐代文章之衍变	[26]
一、初唐——古文运动的启幕期	[26]
二、盛唐——古文运动的发展期	[37]
第三章 中唐的古文运动	[55]
一、古文运动产生的社会原因	[56]
二、古文运动产生的文学原因	[60]
第四章 古文运动的统帅韩愈	[65]
一、家世及生平	[65]
二、思想及政治倾向	[72]

三、文学活动及文学主张	[99]
四、韩文的思想内容	[109]
五、韩愈在文体革新方面的成就	[112]
六、韩文的艺术特色	[126]
七、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50]
第五章 古文运动的次帅柳宗元	[153]
一、家世及生平	[153]
二、思想及政治倾向	[159]
三、文学活动及文学主张	[166]
四、文学成就及影响	[174]
第六章 韩、柳之外之文	[205]
一、韩愈周围的作家	[205]
二、柳宗元周围的作家	[216]
三、白居易、元稹及其他古文家	[220]
第七章 两次古文运动中间之低谷	[229]
一、唐代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	[229]
二、晚唐前期的古文	[237]
三、晚唐后期的小品文	[248]
四、五代时期的古文	[255]
第八章 北宋的社会和文学概况	[260]
一、北宋的社会政治情况	[260]
二、北宋的文学概况	[263]
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起因及概况	[265]

第九章 北宋前期的古文	[270]
一、宋初的柳开和王禹偁	[270]
二、以“平文”复古反骈的穆修等人	[276]
三、庆历新政时的石介等人	[278]
第十章 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欧阳修	[287]
一、家世及生平	[287]
二、思想及政治倾向	[289]
三、文学活动及文学主张	[294]
四、文学成就及影响	[299]
第十一章 王安石及其他古文家	[317]
一、苏洵	[317]
二、曾巩	[323]
三、王安石	[330]
四、苏辙	[340]
五、司马光	[346]
六、理学家之文	[350]
第十二章 古文运动的最后完成者苏轼	[358]
一、家世及生平	[358]
二、思想及政治倾向	[361]
三、文学活动及文学主张	[363]
四、文学成就及影响	[370]
附 苏门弟子的古文创作	[388]

第十三章 南宋古文概况 [400]

一、两宋之交及南宋初期 [400]

二、南宋中期 [405]

三、南宋后期 [418]

四、其他 [431]

第十四章 唐宋古文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433]

一、最难得的发展机遇 [433]

二、最成功的开拓创新 [436]

三、最深远的文学影响 [441]

后 记 [446]

导 论

中国不仅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而且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流传于先民口头的上古神话姑且不论，从有甲骨卜辞和金文开始，就有了散文。即从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尚书》算起，至五四运动止，亦有3 000年左右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并以其极为辉煌的成就，卓然自立于中国和世界文学之林。

唐宋两代，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的黄金时代，有“唐诗”、“宋词”之称，而且也是古代散文发展的巅峰时期。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不仅集以往之大成，创造了散文的辉煌，代表了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他们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散文与古文

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散文，历来被称为“古文”。那么，称“古文”而不称“散文”的理由何在呢？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包罗很广的范畴，其分类和名目繁多，并不专指某种文体。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韵文系感情满溢时之偶一发挥，不可多得、不能强求的东西。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说“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个名字”，似乎有点绝对化。“散文”一词最早见于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

“山谷诗骚妙天下，其立意措词贵深融有味，与散文同。”但这里的“散文”系指黄庭坚诗赋中的散文化倾向，而非指一种明确的文体，起码未作为一种文体概念被人们所接受。从中国古代文章的分类来看，从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到明代吴讷所著的《文章辨体》，再到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文章有五花八门数十种分类，但就是没有“散文”这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说，郁氏所论亦颇有一些道理。

西方把文体分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大类，我们今天所说的“散文”，大体是沿用了这里的散文概念。当然，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散文即指诗歌、戏曲、小说之外的一切散体文字；狭义的散文，则主要指抒情写景的散体文字，即通常所说的文艺性散文。就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散文”应该包括古文、骈文和辞赋。骈文和辞赋基本上属于韵文范畴，但其在行文体制上，更接近散文，而不近于诗歌。故历代选家搞诗歌选的，绝不选骈文和辞赋；而搞散文选的，则多选骈文和辞赋。这里我们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古文”。

所谓“古文”，实即古典散文，它指的是与骈文相对立的一种文体。骈文句子两两相对，讲究平仄声韵，大量运用典故，刻意雕饰辞藻，这种特别讲究艺术性的美文，风靡六朝，至隋唐仍占文坛统治地位，称为“时文”、“今体”，与之相对立的是单句散行的秦汉散文，即被称为“古文”。

“古文”一词，古已有之，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说：“年十岁，则颂古文。”王充《论衡·自纪篇》也说：“淫读古文。”但这里的“古文”，显然是泛指古代的典籍，与文体无涉。先秦两汉文章多为散体，但从不称“古文”。吴敏树在《与蓀岑论文派书》中说：“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世，始有此名。”（《续古文辞类纂》卷十一）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这些论述都说明，“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始于中唐

时期。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可见，“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发明权应归韩愈。韩愈虽首次提出“古文”的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古文下定义，倒是宋人柳开在其《应责》一文中给“古文”下过一个定义：“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基本上说清了古文一词的含义。

“古文”所指中国古代散文，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先秦盛汉的散体文，二是中唐和北宋古文家所开创、后世所沿用的新体散文。它实质上贯穿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主体和精华，代表着中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由此看来，“古文”一词在唐宋两代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主要指唐宋八大家及其追随者所写的文章，而不涉及唐宋两代的骈文和辞赋。

二、唐宋古文运动与八大家之由来

唐宋两代，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文学比较发达，多数文人精神状态积极，敢于直谏，这对古文发展关系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宋古文运动，正是这批知识分子以文干政的具体反映。

其实，唐宋两代并没有所谓的“古文运动”，当时倡导和从事古文活动的人并没有一个什么组织，也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活动，只是在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倡导下，一批作家靠朋友和师生关系，传授并遵循一些基本的文学主张，以复古为号召而行革新之实，共同反对骈文，写言之有物的古文，一时间，形成风气，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文学潮流，后人把这一文学现象和创作活动称为“古文运动”。

六朝时期，古文中衰，而骈文鼎盛，从齐梁开始，历陈、隋而至于中唐，骈文的统治地位从未发生动摇。

唐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而其最重大的变化是

在中唐。

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一大批古文家，在明确理论的指导下，积极从事古文活动和古文创作，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潮流，猛烈地冲击并动摇了骈体文的统治地位，取得了古文对骈文进行斗争的重大胜利，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一场重大的散文革新运动，在韩柳诸公谢世之后，即逐渐走向衰微。骈体文再度统治了文坛，历晚唐、五代直至宋初，均未能改变这种局面。北宋中期，欧阳修登上文坛，高举韩愈的旗帜，倡导诗文革新。它虽与中唐古文运动一脉相承，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欧阳修去世后，苏轼举起韩、欧这两面旗帜，成为文坛的核心，并将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推向最终的胜利，也标志着唐宋古文运动的结束。

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绵延了将近四个世纪，参与的作家数量相当可观，后人习惯称这些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为古文家，称他们的散文作品为唐宋古文，而其中的佼佼者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则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这一提法始于明代，但其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南宋时，吕祖谦选编了《古文关键》，选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等人的文章六十余篇，并标举其命意及写作特点，这无疑为后人选八家之文奠定了基础。明初朱右选编《八先生文集》，第一次单独把这八位古文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故《四库简明目录》说：“唐宋八家之目，实始于此。”明中叶，唐宋派作家唐顺之编纂《文编》，除选编前代文章外，于唐宋两代只选了八家之文，这无疑是对八家地位的一次强化。不久，茅坤在《文编》的基础上选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正式出炉，并随着这部总集的广泛流布，很快便家喻户晓了。

唐宋八大家虽然并称，但其文学成就却有高低之分：韩、柳、欧和大苏，当然无愧为大家，王安石和老苏次之，曾巩和小苏又次之。正因如此，所以后人“唐宋八大家”的提法向来有不同意见：赞成者如清人刘大櫆，竟说唐宋两代“八家之外无文”；反对者如清代的袁枚和刘开。袁枚在其《书茅氏八家文选》中说：“夫文莫盛于唐，

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茅坤）当日其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就其所见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为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故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如大轩骀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王安石）、六一（欧阳修）较仲伯也？”他对宋多唐少、苏占三家和曾巩入选颇愤愤不平，认为八大家之说有失公允。刘开的意见更为激烈：“韩子之文，冠之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之八家之末而犹惭。”（《孟涂文集》卷四）他认为韩愈和苏辙差距太大，并称“大家”让人不可理解。当然，也有人出来搞折中，如清人储欣，他编纂了《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在八家之外，又增补了唐代的李翱和孙樵。然而，激烈反对也好，调和折中也罢，似乎都未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八大家之间成就有悬殊这是事实，但八大家之外的唐宋古文家无一人能和曾子固、苏子由抗衡，这也是事实。所以，如果于唐宋两代古文家中只给八把交椅的话，那只能是人们所公认的唐宋古文八大家。

三、唐宋两代与八家之间

唐宋两代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唐宋两代的散文不止于古文家的作品，还有骈文和辞赋；古文之中，更不止是八大家的作品，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櫟认为：唐宋两代，“八家之外无文”，此说过于绝对化，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八大家之文确实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成果，代表了唐宋古文的最高成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韩愈曾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无良马”既可曰“空”，无好文当然也可曰“无”。不过，这只是刘氏推崇八家之文的一种极而言之说法，并非严格的科学论断。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备述唐宋两代古文发展的详细情况及所有古文家的创作成就，只能粗线条地勾

画唐宋两代古文发展流变的轮廓和介绍其他重要古文家的创作简况，以观其总貌；而对两次古文运动及八大家的创作情况，作稍微详细和具体的阐述，以见其精彩。

唐宋的八大家之文有许多相同之处，如他们有大体相同的文学主张；他们都积极参加古文活动和古文创作；他们都重视文体的开拓创新；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干预现实、直言极谏；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强的抒情性，情真意切；他们都追求语言的精炼准确、新颖自然；他们都写出了相当出色的新体古文，都有一些传世名作，故人们经常把他们相提并论；但唐宋有别，八大家各有特色，故我们又不可将他们等同起来或混作一谈。就总体而言，唐宋古文各具面目。清人袁枚对此曾有一种说法：“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人修词与立诚并用，而宋人或能立诚，不甚修词。”（《与孙甫之秀才书》）此评论虽然简约，但大体上还是说出了唐文雄健奔放、奇崛简峭，而宋文则平实晓畅、纡徐含蓄的总体风貌。就八家而言，更是面目各异。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用“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来概括这四大家的风格。明人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论例》中说：“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巉岩崩圉，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道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苏长公（轼）也。……曾巩、王安石、苏洵、辙，至矣，巩尤为折中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荣而不能副焉。”清人吴振乾在《唐宋八大家类选序》中说：“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即如眉山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纡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都从一个方面点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也足见八大家之文的多彩多姿。

唐宋古文是一块五彩缤纷的艺术天地，让我们沿着唐宋古文的发展轨迹，撩开历史的面纱，去寻胜探宝，领略那无限风光。

第一章

唐代之前的骈文及古今文体之争

骈体文作为文体之一种，是与散体文相对而言的。唐代以前，文章本无骈散、古今之分，更无这些名称，但就具体作品而论，这两种不同的文章体式却早已存在。

骈体文之称，最早见于中唐柳宗元的《乞巧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唼啐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这是关于骈文最早的说法，称为骈俪四六之文。晚唐李商隐在其《樊南甲集序》中，称俪偶之文为“今体”，与“古文”相对，并直接以“四六”为其文集命名。而“骈体文”这一名称的正式出现，则应该是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

骈体与散体、古文与今体在唐之前既已实际存在，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变化及斗争也是早已有之的了。

一、骈体文发展简况回放

骈体文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曾一度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而后则又成为古文运动的革命对象，它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何谓骈体文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骈体文的基本特点。

其一，骈体文之“骈”，《说文》解为“驾二马也”。就其本义引申，则凡二物相并均可曰“骈”。这就清楚地表明：骈体文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骈偶（亦称对仗），即相同结构的词句两两相

对。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说的虽然是诗，但也完全概括了骈体文这一主要特点。《南齐书·文学传论》说：“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说的也是骈体文这一特点。骈体文不仅要求句子两两相对，而且要求句式整齐。成熟的骈体文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如庾信之《哀江南赋序》：“日暮途穷，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人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即是说，四字句和六字句在音节上不促不缓，比较适宜。文中虽以四六字句为主，但也有三、五、七字句穿插于其中。可见，四六偶句在齐梁时已成骈文的主要特征。

其二，骈体文讲究声韵，即要求平仄相对，音韵和谐。《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如达此旨，始可言文。”骈俪四六之文虽不过分强调文句之末的严格押韵，但却非常重视文中章句之中的音韵，必须作到平仄相衔，形成抑扬顿挫的音节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和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遣响难契。”都是讲声韵在骈体文中的运用。骈体文严格的声韵要求，颇近于律诗，虽倡导声病理论之沈约、王融等人也难以尽守，直至梁、陈之际的徐陵、庾信，才把声韵运用到精妙圆熟的地步。

其三，骈体文特别讲究用典使事。骈体文因其特别讲究对偶之工，又以博富为长，故用典用事极为繁密，甚至一步一典。刘勰在

《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扬、班以下”，对于前代的典籍，“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骈体文以数典为能事，务求文章含蓄、典雅。

其四，骈体文特别讲究辞藻的雕饰。辞藻繁富，色彩浓艳，雕章琢句，争奇斗胜，这是骈体文在文辞方面的刻意追求，所谓“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讲的正是这种倾全力以藻饰的风气。这种侧艳之词的堆砌，使文章绮艳繁缛，辞浮于情。

骈体文的这些基本特点，就使我们有可能给它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通篇以“对偶为文”或以对偶句为主而又讲究声韵的文章，即可称为骈体文。

骈体文产生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

刘勰认为，骈体文产生于汉代的司马相如和扬雄；清代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把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扬雄的《解嘲》等，都当作骈体文加以收录，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他注意到了古代典籍、特别是汉赋中的对偶之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把它们同骈俪之文等同起来，则是不对的。在先秦的经、史、诸子之文中已有偶句出现。如：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

“归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尚书·周书·武成》）

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战国策·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